



【有所思】

一个人的麦囤

□高绪丽

到家已是中午。饭桌上，父亲照例一边小酌一边同母亲有一句没一句说着不起眼的闲话。母亲爱干净，喜欢宅在家里，父亲就把他在外面的见闻都说与母亲听，谁家孩子要结婚了，谁家老牛要下小牛崽之类的芝麻琐事，奈何母亲爱听，父亲就絮絮叨叨讲个不停。我早早吃完，躺到一旁的炕上，闭眼准备小憩，耳畔回荡着父母断断续续的说话声，思绪开始恍恍惚惚，仿若回到了从前。

以前，只要不是农忙季，父亲常常同母亲在饭桌上絮絮叨叨，谁家孩子昨夜玩到天黑没回家，谁家的猪拱了谁家的麦苗被人家找上了门……那时候，我们姐妹边吃饭边听父亲讲故事，心早像挣脱缰绳的马驹，跑出家门，跑到了九霄云外的草野深绿里，尽情飞驰。

一旁的落地金龙电风扇，扇叶“呼味呼味”转了三十几个夏天，今年依旧劲头十足。父亲的说话声小了，那“呼味呼味”的扇叶声像巨人的喘息，让人禁不住暗自埋怨起这热烈似火的六月。

人至中年了也开始慢慢相信，在我们看不见的地方，仿佛藏着一双强而有力的大手，摆布芸芸众生，也拨弄今日和昨日。不然，我怎会在今日常常重复昨天的故事，常常恍如梦里？

先是头顶上空传来震耳的清话筒的噪声，紧接着，村口的大喇叭开始广播，“村民们注意了，再有二十分钟，从外村来的打麦机就能到短仟，谁家有需要割麦子的，请提前到自家地头等候。”被扩散开来的声音在村子上空久久回响。

窗外艳阳似火，但这道广播依旧好像划破长空的一道闪电，村人听了都跟触了电般，举起来的筷子停在半空，迟迟没有落下来；举到嘴边的酒杯，纹丝不动；本来恍然入梦的我，也瞬间从梦里惊醒。此刻，村子里的人家仿佛都被摁下暂停键，所有的画面都暂停，直至寥寥数语广播完毕。

画面开始动了。父亲仰头把酒杯里的酒一口咽下，顺势把碗筷往前一推，起身准备出门。母亲也放下筷子，起身去柜子里找去地里干活的衣服，父亲见状只说了句，“用不着你，我去看看，你们都在家里凉快。”话音刚落，人已大步走出家门，跨上自行车，转眼消失在前面的路口处。

母亲送父亲回来后接着收拾碗筷，灶间传来刷碗声。我在炕上坐起身，心里不禁懊恼起来，自己如此大了，在父母跟前依旧是个孩子，依旧无法为年老的父亲分担一丝劳累与忧愁，同时免不了心疼起他平日里腰肩腿痛的毛病，这些毛病见了活计好像就被吓得全退下似的，只是夜里被疼痛折磨常常睡不好的他，独自在黑夜里忍受来自关节的痛楚，从不肯说与我们听。

母亲的手机铃声适时响起，她把湿手往腰间围裙上胡乱一抹，过来接通手机，父亲的声音从那边传来，“地头的麦子还差点儿，但里面的麦子都熟了。旁边地里都来人了，大伙商量着，趁着打麦机来了一起割了吧。”母亲听后没有犹豫，回道，“你决定吧，听你的。”临挂电话，母亲说她也要去看看，去给父亲送壶水。父亲听母亲执意要去，嘱她一定戴好防晒帽。

听说母亲要去，我也赶忙收拾，一起去。短仟是村里人的田地，位于村子西南方向，需过了邻村，再沿一条河流而上，就是短仟地。路上我问母亲地名的由来，母亲只说地名是父亲记事起就有的，大概是因为一块地很长，又比千米短，才因地说故事起了个“短仟”的名字。另外也从母亲那里得知，村里

把所有能种庄稼的田地，按地质好坏和离水近便程度划分为一类地和二类地，再将一类、二类地按人口数分配到户，短仟地是一类地，我们家的短仟地分在最西头。

听见几声狗吠，我们过了邻村，开始沿河而上。这条河是从几十里远的大山里流下来的，河边的小路依旧是坑坑洼洼的泥路。哪怕遇上旱年，小河也很少干涸，只是河面看上去比我儿时窄了许多。那时候，我们常在这条河里洗衣服，下过雨就挽起裤腿赤脚站在河里摸鱼，衣服湿了，把衣服脱下来搭在河边杂草上继续玩。草叶间有蚂蚱不小心跳到我的衣服上落一下脚，不等动它，又蹦走了。要回家了，衣服干了，水桶里的鱼也满了，月光下，叽叽喳喳的说笑声伴着手里提的银白色的鱼。旧时光被岁月挂上一层奶白色的糖稀，光是想想就已经脆甜生动，惹人爱怜了。

那是怎样的场景啊！与河一路相隔的那里，成片成片的麦田浩浩荡荡延伸至遥远的天际，金黄色的麦浪在阳光下，轻摇麦穗，发出“沙沙沙”的悦耳响声，那是麦粒成熟唱出来的歌吗？不，它是一种节奏，是一种天然而成的波澜壮阔，更是生命终结与重新寻找出来的最后呐喊。太阳像熨斗一样蒸发我头顶、后背和包裹在防晒衣下面皮肤的水分，时间在这一刻仿佛被赋予了更深一层的意义。明明没有风，我竟然在麦浪深处听到了风的呐喊，咄咄逼人又畅快淋漓的喊声，或远或近在我的耳边交替显现。

伴着轰隆隆的机器轰鸣声，远远看到一个庞然大物在麦浪里缓慢移动，无数麦穗被拦腰割断，在机器里滚动一圈，脱成粒掉落到后面的车斗里。那里还有一大群并不陌生的面孔，他们无不有着古铜色的面颊，豆大的汗珠“啪嗒啪嗒”从脸上滴落到脚下的地里。轮到哪一家收割了，一大群男人，不，是一大群父亲齐上阵，装车的装车，机器割不到地头就用镰刀割。我看到我的父亲也在他们中间。不知不觉间，很久以前的农耕时代已经悄悄退出历史的舞台，迎接季节更替的是新农耕时代，唯一不曾改变的是，麦谷飘香的田地依旧是父亲们的战场，是父亲一个人的麦囤。

见我们来了，父亲抽身跑了过来，他身上的衣服已经被汗水浸透，贴在身上，成为皮肤的一部分。父亲“咕咚咕咚”灌下一肚子凉白开，他告诉母亲，轮到我们家割麦子，少说也得晚上八九点钟，麦子打好后会有车帮忙送回家。他让我们先回去等，晚饭做好了，他也就载着小麦一起回家了。

村庄的夜晚安静极了。与更多黑暗相伴的村庄，更容易看到星星好像宝石一样镶嵌在素净的黑绒布夜空中，光彩熠熠。有机器的轰鸣声由远及近，我们都跑出口张望，原来真的是父亲，他载着从麦田收割回来的麦子一起回家了。我们欢呼着，父亲拖着疲惫的身躯在我们的簇拥下走进家门，只见他神秘兮兮地从怀里抱着的帽子里拿出来一只小东西递到我们跟前，“瞧！我给你们带回来了什么？”原来，是一只小兔子。

小兔子是父亲割麦子时遇到的，它太小了，没有了麦子做掩护，它显得更加楚楚可怜。母亲找来一个竹筐，我们给它做成一个温暖的小窝。

吃罢晚饭，我们一起动手把麦子晾到门口的空地上。“我满有夏天的感情，像一个果子渍透了蜜酒。这一种昏晕是醉。”是以我们坐在麦子的身旁，在鼻尖溢满麦子的清甜香气里，一起仰望星空。

(本文作者为山东省散文学会会员、烟台作协会员)

【浮世绘】

同事一场

□李晓

在一个单位工作了三十多年，心早已生出包浆。对单位的感情，有时奇妙而幽微。单位，它给了我这辈子谋生的一个饭碗，如果没有单位，像我这样一个靠灵魂喂养的人，会在哪里飘摇？单位，它又让我困守在时间的老房子里，日日年年，做着差不多同样的事情，有时感觉脑子里生了锈，心房挂满了网，它让我的身体衰老，也让我可以大致看见年迈时的模样。

单位节假日安排同事轮流值班，把整幢大楼交给一两个值班的人值守，这其实是一种郑重的托付。这些年，每当轮到我与同事在单位值班，守护着单位的大楼，我心里就生出一种庄重的感情。

这是夏天周末的一个黄昏，又轮到我值班。我站在单位的楼顶，看外墙上一簇簇三角梅在晚霞里燃得正艳。渐渐地，夕阳最后奋力一搏，落入地平线尽头，暮色漫过整个城市。城市掌灯时分，我想象着灯火下一个一个的家，那些享受天伦之乐的人，也在默默度过悲欣交集的人生。

我在单位大楼四层楼的走廊里徘徊，轻微的寂寞缠绕萦绕爬上心头。我拧亮灯，看见底楼民生服务大厅案台上整齐排列的卷宗、档案盒，里面是各类报表资料，一个个数据认真严谨，它们牵系着辖区百姓家日常生活的冷暖，但拒绝抒情。一张油漆脱落的小桌，那里是新考进单位工作的大学生小黄的座位。小黄工作勤奋，谦逊低调，嘴也甜，有一天他经过我办公室窗前，见我趴在电脑前敲打，他喊了一声：“李叔啊，不要在电脑前埋头久了，注意休息眼睛。”小黄的话让我好生感动，我抬头，对他挥了挥手，表示感谢。我心里淤积的一处块垒，也突然间融化了。在单位，同事间不必过分亲热，不要交浅言深，这是我工作多年总结出来的行为准则，看似老到，实则冷漠。

我从底楼漫步到二楼，推开一扇窗户，看见一个案台上空空荡荡，那里原本坐着的是前不久刚刚退休的同事潘大哥。潘大哥在单位似一头埋头耕作的老黄牛，寡言厚道，业务精湛。他起初是从事兽医工作的，后来从事农业工作。潘大哥在单位有一句口头禅：“好好听话，好好工作。”有一次，性

子倔强的我跟领导为工作上的事情吵了几句，潘大哥知道后溜到我的办公室，劝我：“我跟你说的话，咋不听呢？好好听话，好好工作。”潘大哥再次重复他的口头禅，我点点头，表示惭愧。后来我主动去跟领导道了歉。

我想起潘大哥退休前的一天，他与我们共坐一桌吃午饭。那天，单位食堂工作人员得知这是潘大哥退休前在单位吃的最后一顿午餐了，特地加了他平时喜欢吃的两个菜：红烧土豆牛肉、凉拌三丝。潘大哥坐在那里，我见他很少动筷子，便说，你多吃啊。潘大哥只点点头。饭后，我陪潘大哥走遍了每个同事的办公室，潘大哥与他们一一话别。在单位大楼不远处，潘大哥把手机递给我说，你帮我拍个照片，把这棵树也拍进去。拍照时，风吹来，枝叶婆娑，哗啦作响。潘大哥告诉我，这棵黄葛树，是他刚进这家单位的那年三月栽下的。一棵树的生长，陪伴了潘大哥在单位的三十多年岁月。普通平凡的潘大哥，是单位转动中的一颗螺丝钉。

我来到四楼，遇见当天晚上加班的小程，他正在搜集几个数据上报。小程问我：“李哥，今晚值班啊？”我点点头。前年除夕，恰好赶上我与小程一起值班，小程拿来了家里煮好的腊猪头肉，他用小刀切成片放在盘子里，我俩就着两瓶矿泉水，相互祝福新年一切顺利。辞别除夕的钟声还没响起，小程说，李哥，我们再去老街走一走吧。我们徒步来到老街，清寂老街，灯火暖暖。我和小程沿着老巷子，来到河流上的百年石拱桥上，我俩坐在桥上，听着桥下河水潺潺流动，迎来了农历新年的第一场曙光。4年前夏天的那场特大洪水淹没桥身，身体矫健的小程与老街社区的傅哥跳入洪水中，营救被困的十多个居民，这一幕正好被当地电视台记者抓拍到，还在两天后的央视《新闻联播》中播出，老街人也噙着热泪看到了。

这个值班的晚上，我走过单位大楼，仿佛听见了一个单位的脉动。在这脉动里，让我重新看见自己，看见那些平时被我轻易忽视的身影。我涌动着对单位的感情，伸出双臂，深深拥抱它的一处墙壁。

(本文作者为中国散文学会会员，现供职于重庆市万州区五桥街道办事处)